



桐原紀年十

壬寅

共十五

U 6
4082
10



門9伊6
號4082
本5-10



朝參

請兵判蔡濟恭
削奪

紀年錄卷之十

壬寅五十八歲正月初六日朝參入侍

朝參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明義理正廉防有國
之先務臣於兵曹判書蔡濟恭深有可駭惋者臚
列之人言更無餘蘊休退之疏請亦既屢陳而
除命一下突然出膺本兵職任未必重於 寶鑑
之纂修前後敦召亦不下於今番之 飭教而前
則一味逋慢今則冒沒承當名曰崇品重臣而處
義之顛倒如此其辱朝廷而壞廉防無復餘地然
此猶薄物細故自丙申春獄之後 聖上特推含



匿之義曲加庇覆之恩遂招名出而即割去之
臺章劾討而反罪斥之由是而三司之列遂無更
言者此事臣不敢詳論而凡為今日臣子者抱此
心主此論則非 殿下之臣子也趙宗鉉具庠輩
則方在臺啓而獨使濟恭揚揚處乎朝廷之上世
豈有如許義理乎右議政李徽之曰不獨此也臣
近始聞之則再昨夏國榮罪黜東下之後以為濟
恭所秉之論極是吾當合力而成就云其說或傳
於都下至出於其家人之口方國榮向國之時雖
以愛護濟恭之心至於此論甚嚴斥之及其窮無

所歸反以濟恭為奇貨欲和應之此說一播人心
疑亂濟恭若不乞藏此心主張此論豈為不逞輩
之嚆矢乎此實為世道之深慮而無一人言之者
臣實痛之徐命善曰右相所奏之言臣亦聞之向
來論濟恭者只及乎言行之間而不敢斥言其真
賊故放恣無忌憚之習至於近日而極矣若以
聖上之曲賜容貸置而不復言則義理終不可明
而人心亦莫以定矣臣謂兵曹判書蔡濟恭為先
削奪官爵門外出送斷不可已也 上曰判府事
之意何如判府事鄭存謙曰聞右相所奏極為驚

請頒勸農綸
音察勤慢考
績事

心俄於班外領相示笏記故臣亦見之而關係至
重辭嚴義正此是舉國公共之論臣豈異同上
曰業已蕩滌無餘到今何必廷提乎徐命善曰臣
伏讀初一所下 綸音惓惓以導民趨時之意丁
寧十行申飭八路比年屢豐之慶雖曰雨暘之適
中先事播告之效亦驗苗畝之趨節 聖人之體
天愛人重農務本之義於休至矣臣膏味漢臣晁
錯之言曰生穀之士未盡墾遊手之民未盡歸農
遊手之多自古已然而土之未墾蓋由於遊手之
多今欲勸農則遊手不可不先令勸起也見今昇

平日久偷安成習家之甌石反厭服田之勞室如
懸磬猶憚荷鋤之苦若計一國之內自食其力者
則所謂一夫執耜百夫待爨者猶不足以喻其衆
寡如是而欲望粒米之浪庾種糧之裕足其可得
乎方當春序已屆東作不遠另飭守土之官董課
遊手之民率皆赴事各自効力毋令地利猶有未
盡人功猶有不足事行會諸道以為察勤慢考績
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耕播之不愆
在乎灌溉之不匱灌溉之不匱在乎堤堰之不堙
蓋移天時變地力救罷民豐食貨莫尚於此况我

朝定制尤極纖備尺度在於版籍疏滌著於式令
守令則修報形止廟堂則發遣摘奸前後提飭非
不詳嚴而近年以來修報形止未免虛實之相蒙
發遣摘奸便成文具之例談吏不畏法民不畏吏
甚至於假稱廢堰許民耕食富戶鄉班次第廣占
將使幾千畝蒙利之地遽作一三家膏沃之庄此
不但紀綱攸係一有水旱將何以儲蓄而導洩之
乎照案嚴查隨現論勘當自所司着實舉行而為
先布告此意另飭各道起耕者并令還陳填塞者
隨加疏貯俾免摘奸時現發抵罪之患何如上

過時未婚助
需成禮事

脫置煖帽王
堂請罷
朝參時無抗
論諸臺請推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過時未婚之類每於歲首飭
令成婚此是代天理物導迎和氣之一端也見今
陽德載昭行及于歸之時知委京外年過三十未
得嫁娶者使之自官助需資裝成禮仍以年歲居
任姓名及助給物種使之修成冊報形止事分付
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朝儀肅穆舉措不
可不慎而校理尹曠咫尺前席脫置煖帽雖緣
疎率有闕違體校理尹曠罷職何如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歲首朝參乃是大朝會也雖微官庶
僚皆許敷奏所以廣言路而方當聖上至誠求

次對

濟州暗行回啓

水山遮歸而
鎮當罷

十四日次對入侍

助之日臺閣之臣只以一張故紙騰傳而已目下
可言之事無一人抗論者臣實為之慨然請罷請
劄適中其願毋寧姑示薄警以開進言之路今日
入參兩司諸臺一并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濟州御史朴天
衡別單則其一論水山遮歸諸鎮之當罷烽燧烟
臺疊設之當減也多置衙門實為巨瘼於島中不
緊鎮堡固當稍減於其間而當初排布儘有商量
既設還革亦豈無弊此則置之瞭望之烽燧既已

牙兵收米弊

羅列則不闕之烟臺所宜蠲除而以幾年初行之
規有中間防塞之議事貴持重謀宜廣博更令新
牧使論理啓聞後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其一論牙兵收米之弊申明入防之法也初
置捍禦之親兵以偷緩急之緊用顧其法意本自
嚴重而行之未久廢而不遵惟利官府之供需不
念海防之疎虞永罷輪番之制忽變收米之規事
之無謂孰甚於此從今以往亟加厚改依初定式
輪回入防而如或不體飭令更用謬例則當該牧
使繩以重律之意申飭行會何如 上曰依為之

六苦役

二哨加設委折及年条更令牧使具由扶聞可也
徐命善曰其一論六苦役之徧重八斗米之太馱
酌量民力平均物情也貪殘之民事役益繁富實
之人供納漸輕而例下之米反為吏胥之消融平
役之規又致法久而弊生到今民窮轉甚之時宜
有物極必變之道查括冒托代彼癯老加捧身米
添給役夫儘得停當之義實合損益之政而御史
既已知委州縣定為成式依此遵行毋或擅改之
意更加申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如是定式而或
有擅改之弊事之無實孰甚於此自本司收舉此

浦戶進排

意行會湖南伯處使之時送徧裨考其遵行與否
此後違越事目之牧守道臣隨所聞直請罷黜事
知委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浦戶進排之難支魚
物別質之無節也詳定磨鍊本自優厚而出給本
價之時盡歸中間之消融官家買易漸至繁多而
收斂督納之際自致閭里之騷擾漁村海夫之蕩
殘蕭條職由於此御史既已不正名色永為革罷
之意成置節目 朝家之申禁在所不已此後復
踵此習之守令隨現重繩事為先嚴飭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此条定式亦可永久遵行一體行會

橘柚勿侵私園

湖南伯處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橘柚之勿侵私園種樹之枚報京司也數其結顯竟微自落之價問其索賂至芟傍藥之枝幾何無橘之論果是必至之勢從今以往惟以四十園所結之實盡封二十運貢獻之果若其橫斂之習一切嚴禁或當荒損之年厚價和買而每於歲末捻計三邑種橘之數修報備局一如江都種枳之例儘為除民弊養橘樹之方依御史所請定式施行何如上曰依為之大抵橘柚之貢上闕薦獻之用下係領宣之需則近年以來應供名色不充恒式者不啻十

西縣支供

分之八九此亦紀綱所在况見御史別單公園之物盡歸消融民間之果每在橫侵若不痛革此弊公私受害抑云不此從後御史之行更以民間菓果摘取事有登聞之弊則自時任牧使繩以重律斷不饒貸自本司措辭各別嚴飭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兩縣支供之勿許民歛本牧匠料之還付該邑一依辛酉詳定劃下州倉耗穀也使客之需無邑不有民戶之徵曾所未聞翔出名色雖難輕議各歸加耕亦甚便宜至於本牧匠料既有詳定舊例以其州倉耗穀許令磨鍊區劃而如是定式

三色籍法

之後兩縣或有如前民歛之弊則摘發論罪繩以重律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民歛一欵尚不釐改豈非未遑之甚者也此後一遵定式毋或撓改之意嚴飭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三色籍法之乖宜大靜民役之徧苦也居民之移去移來容或有訖土着之籍彼籍此他邑所無土沃則耕其田後苦則避其籍此等謬風若不釐正則原籍之民豈不獨被其害乎自今為始一依時居使之入籍違越者抵罪之意申明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此係牧守治績之能否至於三色守令之奉法特

貢作米

在牧守一狃令間事以此意嚴飭無或如前錯謬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貢作米之每患間斷附近邑之更令區劃也本牧之需用最甚緊闕而遠郡之運輸不免稽滯羅州海南果有不足之患則其地近邑豈無推移之道更為從便變通勿令島中受弊事分付湖南道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蕪弊形止使之狀聞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刷價木料理之弊在馬庫革罷之宜也官長之值利已甚無謂村駒之勒買尤是不法罷其庫而移其木存其規而革其弊御史之處置得當朝家之飭禁宜申

刷價木料

伏啓陪持浮費

行會本牧使之依節目遵行何如 上曰宜為之
此亦依他條件毋或擅改之意各別嚴飭令番繡
行諸般定式毋論此事彼事設有未便之端既經
遮禀則自牧使不可擅改必須扶聞待回下舉行
事一體分付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論扶啓陪持浮
費多端出送都會轉付驛使也海外之程途絕遠
專人之往來有弊麟次傳授火速呈納意則好矣
弊亦省矣而但驛路之凋殘莫甚於近日本牧之
威令不行於陸地曰便出送之邊報果能一一傳
致否更令湖南道臣商量論啓後稟處何如 上

羅鋪運米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羅鋪運米倉吏售奸
源臺定價減省稱寃也移粟賙飢本為島民之濟
活而色鹿斛縮徒歸倉吏之舞弊實惠未究受弊
不貲分付道臣另加申飭俾使島中獲免無實之
歎涼價之次第減省未知有何委折一斗之更令
復古未知果無弊端令道臣論理啓聞後稟處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山屯籌墻之
有害無益不可不數撤也再昨年金永授之以籌
墻事啓聞也臣覆奏其失宜仍以擅便之罪先請
問備令繡啓所論果如臣之賤見矣當初籌墻既

山屯築墻

知其大段誤着則劃即毀撤固是不可已之舉雖以繡啓見之小民利其除弊皆不願毀云馬雖不健民則除弊不築之前決不可議築而既築之後亦不可輕毀臣更與御史面議消詳則御史之意又如此而第聞御史之言若毀針場內橫築則民無難驅之弊馬有廣牧之益此則勿論大小民人皆曰可毀云分付該牧先毀針場內橫築其他築場姑且仍置更覘來頭徐議處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針場橫築處速撤毀舉行形止使之狀聞此後二場橫築處緹撤便否具由狀聞可也徐命

山馬駟點

善曰其一論山馬之逐年駟點大為民弊依舊例每式年封進也此亦金永綬狀請之事而既已船隻之一時難運元數之三年分貢為言故軫念邑瘼覆奏許施矣今繡啓所論如此覓船之難其弊也小動民之類其弊也大何拘銷刻之嫌不思弛張之道乎今年為始山屯馬勿為逐年分封每於式年依舊例準數封進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貢馬載運之船復舊例以陸地船運來俾除島民之弊也雖以金永綬山馬分貢之請觀之船隻之難得可以推知而繡啓所論

貢馬載運

牛馬監勸懲

又如此一依甲戌以前之例入送沿海邑船隻載運以來在島民豈非省弊之大端而第今湖南船隻之難得殆甚於島中莫重惟正之供尚有難運之慮况此載馬之艱恐無津遣之望試令道臣商量論啓後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牛馬監勸懲之議一依丙寅御史書啓覆奏申明舊制遵而勿失也牧養之勤慢多在於勸懲若使馬蓄蕃息種落駿逸則毋論京外職何惜其調用而如或不然嚴刑遠配之律決無饒貸之理為先另飭該牧使之知委於牛馬監俾令着實舉

金萬鎰世牧

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金萬鎰之世牧不可遽罷金商皓之加徵未免爽實也金永綬之言有不可準信故更令繡衣詳探以聞矣今此查啓大段相左金商皓論罪一款置而勿問所謂營裨李廷九受賂虛錄之罪不可不嚴懲令該曹查問稟處金家箕裘之業傳之幾世遽議革罷殊非賞功之義此後牧官差出時勿使其門長自望以報令本牧取其一門中可合人各別擇差事定式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場內起耕另加禁飭俾勿如前狼藉也牧場之

場內起耕

且僧入海

設所以牧養馬羣若使耕作於其中則場地自縮
馬羣無牧養之所此豈設置牧場之意乎萬餘石
所出田雖難一朝陳廢緇自今更勿犯耕隨現重
究事嚴立科条各別申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其一論駟僧入海駿駒出陸島無良牡種
不如古也島民之生涯漸艱陸商之性未益繫驛
騶則舉皆牽出駝鬣則隨卽割取近來馬種之戾
劣馬羣之蕭條良由於此私馬賣買之弊雖不可
一切嚴禁凡係為害於馬政者另加察飭俾盡護
養之方行牧蕃息之效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湖南賑穀加
劃

各道採點停
止

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也備陳賑資
不足之狀仍請私賑穀限一萬石加劃事令廟堂
稟處矣前冬所請極其精約畢竟不敷固已料得
如有剩餘自當還錄優數加劃何必靳惜私賑穀
一萬石依所請劃給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此守禦使鄭民始狀啓也本廳屬三營東伍及左
右部牙兵令番合採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摠戎使
李柱國狀啓也坡州長湍東伍軍兵令春輪採請
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江華留守金煜狀啓也鎮撫
軍兵及外四營令春合採統禦營舟師採鍊畿海

兩道各其前洋合採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開城
留守鄭昌順狀啓也今春習採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此平安兵使申大謙狀啓也今春清南巡採請令
廟堂稟旨分付此黃海兵使梁世絢狀啓也今春
習採與點視點考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慶尚左
兵使柳鎮恒狀啓也今春習採及營將巡點請令
廟堂稟旨分付此慶尚右兵使任律狀啓也今春
習採及營城將節制使巡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此全羅前兵使李東暉狀啓也五鎮營三山城及
珍島郡獨鎮今春巡採營城將巡點請令廟堂稟

旨分付此洪忠兵使元厚鎮狀啓也今春習採巡
歷及各鎮營將巡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此永宗
防禦使李壽鵬狀啓也今春陸採請令廟堂稟旨
分付矣詰戎之政雖難久曠妨農之弊亦宜深軫
臣意則無論舟師陸軍巡採巡點姑令停止似好
矣 上曰將臣之意何如劄鍊大將具善復曰詰
戎之政有國之大者行採之久曠雖甚悶然昨年
年事各道多未免歉荒宜有濶狹之道依大臣所
奏姑為停採以為勸農之地似好矣摠戎使李柱
國曰詰戎之政久曠誠甚可悶而各邑未免告歉

春採則停止似好矣御營大將李昌運曰戎政雖
曰重務昨年年事未免失稔民情亦宜軫念并姑
停止似好矣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全羅監
司朴祐源狀啓也以為昨年穡事未免告歉軍兵
之累糧赴採實難強責今春水陸採及營城將巡
點并姑停止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春採姑停之意
俄已覆奏蒙允此狀啓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右叅贊鄭民始以兼帶之多有不安之
心且管惠局副務有難檢察諸司兼帶中司導提
調令姑許遞何如上曰依為之○是日倫邊司

各邑東伍軍
器械修葺事

啓曰即見前郡守鄭世桂上疏則威陳東伍軍器
破弊無用之狀仍請各道別定都會官會聚修補
而批旨有下廟堂與各營將臣爛商抹弊之方
草記以聞之命矣東伍軍兵所授軍器一番分
給之後初無修補之事故只存體樣無一可用戎
政之疎虞莫甚於此當初設施之意豈宜使然而
任其朽鈍莫非道帥臣守令溺職之責也修葺之
政有不容少緩而都會官則無前之規有難翔出
令各其邑一一考閱可用者置之不可用者定其
年條漸次修葺而修葺之數每年報于巡兵營發

朝講
孟子

十七日朝講次對入侍

遣摘奸考其勤慢以為杖聞勸懲之地兇械則歲
置官庫採鍊時分給罷採後還為歲置俾免如前
破傷之意分付各道道帥臣處何如 荅曰允宜
曰真談有足聽聞依此舉行之意申飭諸道可也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同知事徐有隣特進官韓
光會李坤大司憲兵載純承旨趙鼎鎮猷納金翊
休玉堂李顯模尹行元假注書趙衍德兼春秋曹
喜有金鳳顯以次進伏講孟子自孟子之平陸止
所得為也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講筵體重而
下番儒臣敷陳文義之際多有不審之失副修撰
尹行元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平陸大夫不過齊國之一邑吏持戟之士亦不過
平時守衛之卒而失伍則去不待其三則當時齊
國之猶有紀綱可以想像方當饑歲斯民之填壑
散四勢所必有而朝家之前後戒飭不啻申複則
臣未知為民牧者果能殫心調救求免於失伍之
罪否此固在民牧自勉之不怠而亦係朝廷勸懲
之如何勸懲行然後紀綱有所樹而為吏者亦得
以盡其才伏願 殿下深留 聖意毋使令之為

右相處義出城

吏者有非所得為之言是臣之望也 上曰所陳甚好矣講畢 上謂徐命善曰昨日右相所遭何為而至此耶右相方在何處徐命善曰俄者書問去就於臣故臣以自 上責教則昏命自下彈駁則出城古例卽然答之似當出城矣臣於夜中伏見 傳教始知右相之有所遭而不知委折書問右相則右相亦全然不聞反問於臣 傳教中如不提及右相則今日次對右相必當入來世道之賴以維持未必不在於士大夫廉恥之砥礪而况大臣去就與庶僚尤有別焉則疏章之不得傳播

於 批下之前雖是古例此等處恐不當一例謬守此後則雖在 批下之前至若當之者使之聞知實合於禮使臣工之義矣 上曰臺疏不為頒布則在右相果可有助耶徐命善曰若不頒布外間傳說之增衍必倍於疏中所論矣 上曰然則承旨讀奏可也承旨讀奏 上曰予於右相事至今慨然矣以道路之傳論人以人鬼關頭之事庶僚猶不當然况大官乎徐命善曰此事人皆聞之豈可諉之於道路之傳乎且右相劄中謂出於家人之口則其非道路之傳可知大臣豈可指陳言根乎 上曰右相劄中以為過耳之

言過耳之言豈非道路之傳乎徐命善曰右相此劄
果不善為之而大抵右相性本真率凡事初不經意
為之故今番劄子亦不免辭不達意矣 上曰臺疏
中私嫌云云何謂也徐命善曰李心淵之乙未科李
義行則謂出於右相軫中右相則謂非自己之所取
長書洎復屢次較忤似指此事也 上曰李義行則
不可不處分矣徐命善曰論劄大臣例皆寬配疏中
勸律亦乖格式恐不可不嚴處矣 上曰昨年七月
禁令以後朝象幾乎稍靖而至於今番則又論別般
事故予亦不復禁止馴致無限葛藤此皆右相不顧

開棘之嫌畢竟不免於自取也予不但為蔡濟恭
發此言也凡於論人皆以無根之說驅之罔測之
科則今日朝廷誰能免此此風決宜頓革然後世
道可以鎮安世臣可以全保進定次對蓋欲洞諭
諸臣俾不至自陷於誣人反坐之律矣仍 命書
傳教徐命善曰朝叅日遣奏臣實叢端而右相隨
之今此傳教中歸之於右相遣奏不但與事實不
同在臣處義亦難晏然矣 上曰卿之所奏與右
相所奏事件不同傳教云云何干於卿乎徐命善
曰臣於登對之前與右相相議及入前席同出一

舉條則右相之言亦臣之言 傳教中右相二字
改下然後臣心可以安矣 上曰卿則不當矣徐
命善曰 傳教中無闕提防之 教誠至當臣等
之朝叅日所奏關係提防不入於禁令中矣 上
曰見今朝象泮漫之中忽又無風生浪如此鎮安
調劑之責專恃於卿卿須留意勉做以紓予宵旰
之慮可也徐命善曰臣本無德量威望可以靖世道
服人心則雖欲為之調劑孰肯聽臣之言乎况
臣之目下病情實無強策奔奏之勢而幸得右相
近與之分勞今右相又將不安於朝臣誠左右願

辭免後請鼎
席備員

統營合採停止

龍崗之差蔭有違
格例道內蔭寮中
文守令傳相撰事

而莫知所為如未蒙却解之恩則備員鼎席俾得
以分贖夾贊庶可為支保軀命之道此臣之日夜
所願祝也仍奏曰此統制使具明謙狀啓也以為
今春合採依定式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
帥臣才以傳採之可悶論列於疏中其言非不良
是而昨年嶺南之被災沿海尤甚使付賑之民累
糧往來亦豈成說乎今春則不可無潤狹之道合
採姑為停止以待秋成得宜矣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龍岡自是文窠而蔭官差遣有違格例新
除縣令洪秉文與道內蔭窠中文官守令更為口

嶺南加分稟處

統制使上疏陳弊
三條
軫固圍

傳相換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
備邊司啓曰卽因慶尚監司趙時俊加分狀啓有
草記稟處之 命矣賑民之排巡付還種糧之及
時緹給俱是目下不可緩之情而今道臣叅量事
勢分排題給後更以實數登聞既有昨年稟定今
亦依此例無論尤甚之次稍實邑留庫某樣穀中
量宜加分待畢分照數登聞之意分付何如 答
曰允又啓曰卽因統制使具明謙上疏有下廟堂
草記稟處之 命矣疏凡三條而其一軫固圍之
圖也統營實為國家之一大関防漸就凋殘矣但

寢停操

為帥臣之憂而已然其揀弊之方幾年講究未得
良策雖以疏中所論言之或陳其不可支保之狀
而末又曰大更張大變通惟在朝家軫念之如何
云朝家雖欲軫念帥臣之所不陳請者朝家何以
許施乎更令帥臣商量其蘓殘祛癘之道論理啓
聞後稟處其二寢停操之 命也勿論水陸操戎
政之関重何待帥臣之論列而適值歲荒不免久
曠姑待秋成自當設行然雖在停操之時軍伍之
關額查括而轉報兵器之朽鈍考閱而繕修舟楫
之破傷看審而緝理平居無事欽欽若臨陣對敵

定分瞭

則邊鎮之重師律之嚴大有勝於一場採鍊為先
以此申飭帥臣其三定分瞭之界也日前本道
臣亦以此疏列故以泚復水間更為論啓之意覆
奏矣待回下行會狀聞上來後徒遠間當有稟
此一款今姑置之何如 荅曰允○十九日備邊
司啓曰即見摠戎使李柱國狀啓則北漢平倉等
各處還上當年未捧及新逋至於四千餘石舊逋亦
為三百九十餘石莫重軍餉之若是虧欠固已萬
萬駭然而既無停捧之令則即以未捧懸錄事未
前有大閔後獎摠戎使李柱國令該府拿問處之

北漢平倉等各
處還上欠逋事
摠使拿問

舊逋既已現發則亦不可置而勿論令該廳區別
年条指名現告以為論勘之地未捧穀物依逋欠
例一體督捧之意分付該廳何如 荅曰允未捧
既如是夥然則據實陳聞無或為恠而初無停捧
之朝令直以未捧懸錄有閔後獎云爾者誠甚得
當摠戎使李柱國罷職逋欠磨勘摠帥捧現告令
日內草記論勘可也○同日備邊司啓曰摠戎廳
逋欠磨勘摠帥捧現告今日內草記論勘事 命
下矣問于該廳則舊逋二百四十五石始發於己
亥年李柱國為摠戎使時其後徐有寧為摠戎使

時又出一百四十七石仍為磨勘於通等之時新
通三千二百四十八石在於昨冬捧還時磨勘於
今番修啓時云前後檢戎使徐有寧李桂國并令
該府拿問勘處何如 答曰即見續大典守穀
物虧欠條斷例有曰米七十石以上該官削職庫
子為奴吏屬杖流云云元無并與監兵使論罪之
文焉惟此該營通穀一則管城穀也 一則禁倉穀
也城有城將倉有倉監律文中該官云云政擬此
輩而草記中此一歎未免見漏更為論理稟處外
方則只論守令之罪不及監兵使而京營事體自

別該營帥不察不飭之失不可無別樣獎勵之舉
且京營通欠若能督捧於勘簿之時可謂都無事
而為檢帥者不此之為一任其積逋之未捧致令
有此登聞前後檢帥事萬萬寒心又按法典南北
漢軍餉未畢捧者守臣罷職此或為旁照之一端
而既曰逋穀云爾則猶與未捧稍間準此律加一
等前檢戎使李桂國徐有寧并施削職之典本營
厘弊在所不已令新除授檢戎使着意收斂自廟
堂另加嚴飭可也 ○同日倫邊司啓曰本司草記
批旨內城將倉監更為論理稟處事 命下矣不

察不飭之檢戎使既已論勘則典守糴糶之城將
倉監宜被當律而昨日草記未及舉論踈忽之失
臣誠惶恐逋欠各年條管城將令該府捧現告考
律勘處倉監則與朝官有異削職之律非所可擬
令該曹旁照舉行庫子該吏亦令該曹分等照律
之意分付何如 荅曰如是分等酌處始可合於律
又依此舉行可也

二十一日隨駕詣 景慕宮承 命入侍

傳曰領府事領議政入侍假注書趙衍德來宣承
命入侍于 齋室 上曰右相事可悶矣前後敦

勉非不至矣而一向逆處尚無動意何以則為好
耶領府事金尚喆曰臣於朝廷事不敢參論而以
臣愚見恐不可無禮使之道矣 上曰雖是僚相
去就領相亦陳意見領議政徐命善曰右相所遭
有非尋常官師之規必欲一伸廡隅似無足恠矣
上曰恩禮則無餘蘊矣徐命善曰至遣臣卿敦諭
則恩禮可謂隆重矣 上曰今若勉副右相則領
相又將獨賢於病中且如獻官之後誰當分勞此
亦不可不念也徐命善曰今適有言端臣當仰陳
矣生值太平之世際遇 聖明之君為國元輔展

請再席備負

布素蘊此人心之所共願欲才雖不逮猶當竭力
勉做豈有一毫厭避之理而臣之昨年獨當亦是
得病前事今則目下疴情實不能復更僵立故自
分為痿廢之人至於享官久潔不敢填差公役則
任他替行厚廩則臣獨專餉世豈有此等沒廉恥
之人乎每以是私懷不安久欲一番苦壑而未果
誠 殿下不肯捨臣則備負三公使得以分理庶
務此臣之所願祝也 上曰有誰可為者耶屈指
歷數實無彷彿之人矣卿等其陳之金尚喆曰臣
於朝廷事實難與聞矣徐命善曰領府事誠慨然

矣古之大臣雖休致之後有問則對蓋大臣體國
之誠與庶僚不同故也况領府事未嘗休致則豈
可不為對揚於俯詢之下乎 上曰卿其陳之徐
命善曰實無可合之人而要當於此中求之今雖
久為遲待更於何處得來別人乎亦不可因此而
廢三公之官矣 上曰一邊則猶有擬議之者而
恐似太褊至於一邊則無可奈何矣徐命善曰用
人貴在公平恐不宜褊重而方今原任中自有久
間之人 聖教之每謂乏人臣實未曉矣 上曰
誰也徐命善曰鄭判府事尚不衰矣 上曰予之

請對

卜相

昇卿以元輔非出於一時序陞所以委寄托重者自有深意此則非所可論矣徐命善曰臣於國事豈敢以座次之升降有所退步乎向來領府事為元輔時臣苟有一得未嘗不往復夫贊今雖降座亦當如前日矣上曰此則決不可為卿須退而更思予亦當從容商量也

二十二日承牌卜相請對入侍

二十一日備忘記明日卜相傳曰領議政待開門命招是日承牌詣賓廳卜相對入金致仁金尚喆鄭存謙鄭弘淳李徽之徐命膺傳曰加卜政

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有稟達事未諸請對矣傳曰入侍承命入侍上方行畫講同知事李命植曰臣於日昨禁令竊有區區愚見既帶經筵故敢此仰達矣人君之德莫先於求諫求諫之方莫要於優容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斥之而已何必設為禁令杜塞言路乎臣與蔡濟恭本無恩怨今此所奏非為己甚於濟恭也實為朝廷惜此舉措也徐命善曰重臣都憲時疏可見公正之憤而今日所奏尤甚剴切且有條理令人歎服矣儒臣相繼陳達以收還為請徐命善曰儒臣似未及諱

看傳教而以收還為請矣傳教中既有無閑堤防之教至於蔡濟恭之閑係堤防者初不在此限矣講畢上曰卿之求對者何事也徐命善曰俄有加卜之命而枚卜體重臣不敢擅定欲知聖簡之所在敢此求對矣上曰儀表端整而班資崇顯者卿能領會否徐命善曰臣果諦聽矣上曰又有恬雅文識雖在中古無愧處廊廟者卿能領會否徐命善曰此則臣不能諦聽矣上曰李福源也徐命善曰此與臣有親嫌大官雖與庶僚不同有親嫌者或不無一時行公之例而直為卜

加卜

入私義終覺不安矣上曰親嫌豈大官之所可引乎卿言過矣然既有所奏一人先為加卜可也遂退出賓廳加卜洪樂性傳曰加卜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有稟達事未諸請對矣傳曰昨夜取見枚卜錄似此前例不一而足况於俄違多般開譬而卿之又此辭遜胡乃避嫌太過予意已定有難遷改然既請晉對卿須入侍事賓廳進去承旨傳諭承命入侍上曰俄者卿之所奏終涉過當有親嫌者之前後行公已例不啻班班則大官不用親嫌據此可見既不用親嫌則有何不

陞擢

可卜入之義乎不特目今位著之間難得如此文雅之人雖在中古亦必不後於人矣予意已定卿勿復辭徐命善曰 聖教如此臣當奉行矣 上曰從一品近甚乏人陞擢似好矣徐命善曰鄭尚淳以久次儲望已久其外如俞彥鐫金煜諸人或行且升資或在鄉不來臣意則俄者李命植所奏言足聽聞不可無獎勵之道矣 上曰鄭尚淳固好矣而金華鎮先為升擢亦似無妨矣徐命善曰此亦好矣仍奏曰見今從一品中無故行公者甚少判金吾排陞每患苟艱平安監司金華鎮行副

次對

請寢沈念祖
補外事

司直李命植合有陞擢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遂退出 賓廳加卜李福源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三水府使沈念祖日前陳疏萬萬駁訝見窠息補猶屬薄勤而聞其親年已過法典之限云在 聖朝孝理之政似當有軫念之道特寢邊邑之命更賜從重譴罰恐為得宜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所奏如此則豈可無參量之道且外補亦有罪重罰輕之歎令政院以罷職不叙捧傳旨三水府使之代令次堂今日政擬

金吾諸堂許通

入可也徐命善曰金吾自多舉行之事而堂上近甚不備不可無變通之道矣判義禁李衍祥不但有身病適值今年不欲行公於此職知義禁鄭好仁方帶劇務有妨兼察同義禁洪良浩以其親病受由在外并許通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輸城察訪趙鎮元方在臺啓中赴任非所可論遠地夫馬留滯可悶改差其代今日政倫擬待下批即為下送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全羅右水使李邦鵬雖以今番狀啓觀之其昏憤不事事可知聞任體重不可一任其債誤罷職何如上曰

全羅右水使請罷

忠清兵使推考

依為之○二十六日倫邊司啓曰因傳教洪忠兵使元厚鎮處罷伺委折發閱查問矣即見其所報則以為無識迷劣辭不審慎飭教之下矇未知覺復有此查問之傳教尤不勝惶惶待罪云奏御文字何等謹嚴而初不審慎致勤飭教再次修啓一味矇然至有查問之命而此查報又如是泛忽只稱待罪全無委折收舉之語其在事體誠極寒心洪忠兵使元厚鎮徒重推考更為舉實查報之意分付何如 答曰允○二十六日倫邊司啓曰因傳教黃海監司李敬養處地黃濫捧事不為窮

地黃濫捧亨
請罷海伯

竅委折叢閔查問而以星火登聞之意分付矣郎
見其所報則以為濫捧之初始年条橫斂委折只
憑該營牧置簿文蹟未能明白条陳昏謬溺職之
罪尤無所逃惶慄震越縮伏待罪云不為具由啓
聞只為修送報牒特教查問之下其所舉行殊極
駭然不為啓聞雖或諉之於惶慄俟勘不詳委折
難免失之於踈忽昧例事體所在不可置而不論
黃海監司李敬養罷職何如 答曰方面體重不
可輕易處分以貽民邑迎送之弊如無是也何必
至今延拖似此踈忘之舉者非不足其委折為先

常叅
壽差

令該曹叢緘取招以聞

三十日常叅次對入侍

常叅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脩局有司堂上
有關代右叅贊鄭民始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內乘邊聖和以前任甲山時事被解見
任之律而內乘與實職有異不必舉論勿違之意
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左議政洪樂性請討蔡
濟恭負犯之罔赦仍請日前 傳教并賜反汗亟
允三司諸臣之請 上曰卿須看今日朝廷寧不
寒心遭時孔艱事故層生喬木世家多致顛敗完

人幾希位著苟艱又從以今日逐一人明日擠一人則將至空朝廷而後已此豈細故也哉予方平蕩做治凡於取捨之際初不以色目二字留着膏中舊時所謂東西南北之人合以用之尚有不能備位之歎焉古有攬金銀銅鉄為一器之語而譬之目下朝象則各鑄一兎初非可論攬而成之亦無其望此予所謂必欲調劑而全保者也今乃以無根沒挺之事駁人於惡逆之科而不但有開棘之嫌又况茲事即予所不忍聞或閱記注至丙申春鞠案及伊秋凶䟽尚不覺心神飛越予雖冥頑

惟此啣恤茹痛如不欲生之心豈以事往而或弛九我廷臣倘以予心為心安忍更提此說重憾予心乎彼重臣真有難貫之跡闕石則有何願何拘而前右相劄出之後益知其初無明證予之斬許非為私恩也非欲曲護也又非為重臣一人而已卿於初遣首陳此請如在可從不可從之間則其在敬禮之道寧忽翕受之義而至於此事予意甚固卿其諒之徐命善曰今日左相所奏似不止此而臣有區區愚見敢此先陳矣大臣之初造奏事雖在可從不可從之間必賜勉從未嘗靳持者實

出敬禮之意况此左相所奏既闕懲討實為目下
之第一義則一例牢排得不有違於優待之義乎
上曰前右相亦方入侍而其言真的則予何惜於
蔡濟恭而不為之處分乎以道聽塗說駭人於惡
逆之科決知其不穩如此則義理反不無湮晦之
慮矣徐命善曰臣等之欲嚴懲討其意實在於明
義理定人心義理之漸晦專由懲討之不嚴誠使
懲討嚴則義理益明豈有湮晦之理乎 上曰李
判府事進前卿之向來事不特慨然實為寒心卿
以大官論人於逆順闕頭而以過耳之說容易勘

斷者其果成說乎卿若能指的聞處別白為說則
予於蔡濟恭有何曲護之理乎判府事李徽之曰
臣果聞之於諸大臣矣 上願謂諸大臣曰李判
府事之言何謂也判府事鄭存謙曰臣則未嘗言此
事矣徐命善曰臣言之矣臣與前右相同出舉条
今何可委罪於人而不為自當乎苟 殿下以言
不真的欲賜處分則臣可當之臣若被罪則都無
事矣 上曰卿何為自損體貌乎此事初不干涉
於卿矣洪樂性曰前右相聞於諸大臣之言誠慨
然矣自 上不當問言根大臣不當引聞處而轉

輒至此豈不有傷於國體乎 上曰左相之言誠
得體不負予枚卜之意矣

上劄請由

劄曰伏以臣拘孿之疾已跨五朔百方歡藥未見
分減之效一番觸冷輒有尺退之形竄合委身床
褥甘為痿廢之人而特以推諉無處鞭策如舊尚
免顛踣誠非始料向於違席狠暴難強之實狀而
聖慈憫恤曲加軫念稍俟揆地之倫位許令其休
沐調病臣感激息私銘鏤心骨翹首跂足亦既有
日今幸僚相肅 命朝野想望自此國事廟務可

無瘵曠之憂臣以此時苟不能屏閑息神然費治
療抑恐其漸就難醫孤負德意茲將疾痛之所敢
冀生成之澤惟 聖上之終始哀憐特賜長暇則
庶可以專致力圭獲延殘喘臣不任拱手顙祝之
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在中書實有獨賢之
歎焉倘非卿之向國一念身不自有孰肯為此惴
碌也然於不知之中已多受損去冬慎節之尚未
快祛亦因積痺之故見今新相造朝鼎席俱備綽
有分勞之地寧忽曲諒之道况念卧閣養病不妨
於論道特許旬日之暇俾專攝理之方卿須安心

勿辭體予慙慙之諭加意慎護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仍遣御醫賁傳參補之劑兼春秋金夏璉來宣御醫朴明奎書啓領議政徐命善處賁傳補中益氣湯二十貼材料則以為狗馬賤疾至煩聖念參補殊劑特蒙寵賚太醫責頌恩數曠絕此生此世何以報答伏地祇受感淚無從不知所以仰達云矣敢啓

二月初四日遣史官問疾

是日永禧殿舉動時祇迎于前巷上命注書李祖承往問病患近來何如遣朝當在何間賤

臣對以賤疾一味無減遣朝不知的在何日矣十五日遣史官別諭

傳曰卿之引疾卧間今已有日未論夫臻痊可乎否慮念不置于中日昨遙中左揆以勉出之意有所云云而為使卿調病未克從施然因卿不出廟務之積滯實屬可悶次對方進定於再明茲遣史官宣予待卿之意卿之遣朝日子附奏於史官之回也事傳諭于領議政兼春秋金夏璉來宣兼春秋金夏璉書啓臣敬奉聖旨馳往傳諭于南都蕙都坊亭廬洞契領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伏蒙

附奏

次對

天地生成之澤許以息暇願以珍劑俾得以全保
軀俞臣豈不欲仰體洪私極意療治庶幾圖報萬
一於未死之前而其奈拘馬之疾已成瘡痍有非
時月內所可蘓完者雜試炙藥已及旬陞而一向
辛苦迄無動靜天之所廢臣亦末如之何矣臣之
乍違文陛自不禁憲結之微忱而今奉 聖諭至
有待卿之教奉讀未畢感極而涕臣雖匍匐趨承
安敢以賤疾為辭謹當入奏於再明賓對云矣敢
啓 答曰知道

十七日次對入侍

恭安境稅船
護送便否稟
處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頃因恭安儒生趙壽
海上疏稅船護送便宜之道令道臣論理啓聞後
稟處之意覆啓行會矣即見洪忠監司李崇祐狀
啓則備陳人民之不可還屬虞候之不可移任仍
以恭安郡守兼管協守將使之任意差後隨時董
督為抹弊之策而請令廟堂指一分付矣安興護
送實為恭安之一大痼弊不可不及此裝裝劃即
變通而人民還屬虞候移任誠如道臣所論有難
遷議至若協守將云云又有所不然者既曰威令
不行於遠制則協守兼卿豈能得力既曰人民不

可以還屬則更校差役亦豈能任意乎况今水使
既兼守城將又使本官更兼協守將則一小城之
內為守將者無已太多乎只為稅船之護送徧出
不緊之官名甚非經遠之謨此亦不可從矣臣意
則水使雖曰體重差遣更校董飭護送恐無不
可為之義且曰坐在洋邊威行海防俯瞰來船之
安危急督一鎮之齊救莫如水使云爾則道臣之
意亦可以推知自今為始安與護送一節勿責秦
安郡一依僉使時例使水使舉行似好 下詢大
臣備堂而裁處何如 上曰左右相及諸備堂之

意何如左議政洪樂性曰果如領相所奏則不費
變通之勞而穩成護送之方矣第水使體貌既異
於僉使且方患泰安數遞之弊而移之水使則水
使數遞之弊比之一守令尤有甚焉此固不可不
念處至於虞候曾任元山之點檢且有所屬之慣
熟若於風和時亦令虞候來任行營專管護送董
飭之任如沁都之經歷則責有所歸而水使數遞
之弊自可無慮本營則水使幕裨中秩高人各別
擇定留營兼管一依南兵使之送裨留住於甲山
行營之例似好矣右議政李福源曰稅船護送之

委之水使未可為十分穩當而安興之土地人民既屬水使則昔之僉使之所行今之水使未必不可行且協守將之狃出虞候之移任事涉通變勢多掣碍至於水使則不過卽其地目其勢而知委舉行而已諸說之中差似簡便矣訓練大將具善復曰水使移任於行營則稅船護送依安興例舉行事涉便當而有所拘碍者水使體貌與守令邊將有異數通亦有弊不若虞候之未任舉行矣行吏曹判書李命植曰當初變通移任時臣待罪藩任與聞其議矣既兼守城將又有守城所屬陸軍

與他水使不同則護送漕船之責使之主管自無所妨且聞漕船上未時自水營點檢之際或不無弊端以致風勢之相違潮水之不中云今若以護送之責一委水使則自當隨事盡力必有實效若復有意外之事則水使體重雖難每每通易而捉致兵房裨將使兵曹決棍好矣前日僉使護送之時未聞臭載之頻數今何必以水使之數通為慮而不使之主管乎臣意則水使主管為最宜矣右叅贊鄭尚淳曰稅船之使水間護送雖曰拘於事面土地人民既屬於水營則便是地方官且以數

遞為慮而水使若着念申飭則意外真載之外似無如前頻數之弊臣意則使水使舉行恐為便當矣兵曹判書鄭好仁曰土地人民既屬水營則稅船之使水使護送無所不可至於慮其水使之數遞別出留鎮將使之替當其罪事面苟簡博詢處之好矣工曹判書徐有慶曰稅船護送之事臣無別般商量者而第帥臣體貌既重又無他管下替任之人則勢將以虞候專當護送至若營鎮守將以水使徧裨中秩高人任置一依南北兵營例為之恐合事宜矣刑曹判書徐有隣曰稅船護送雖

曰不輕帥臣體貌異於僉使管下官貧又無如心都經歷之任則恐難責之以此等之役至於虞候自是元山點檢之人若使移任安興主管舉行則不過仍舊貫而易處所而已道臣雖以本營之無官守難之而向來水使出鎮寔出於捍衛沁都之意則本營之視安興已在第二等今依南北兵營例以徧裨中秩高人置之本營而枚報倫局重其事面恐不下於虞候之留鎮矣揔戎使李昌運曰臣未諳水路形便雖不敢臆對帥臣專管不無數遞之弊虞候移任允合穩當之策至若本營管守

既有南出間甲山行營之例以徧裨鎮守一如刑
曹判書所奏則恐似得宜矣御營大將李柱國曰
使水使點檢事甚便好而其間不無事面之如何
數通亦甚可悶本營則以徧裨中有履歷者定送
留營將虞候則護送等節使之舉行少無所碍矣
禁衛大將李敬懋曰如當緩急水使有水陸兼濟
之責而又令兼管護送之政則非其本色恤其數
通之弊替治幕裨之論亦涉苟艱恐不如一任虞
候而責效矣兵曹叅判蔡弘履曰水間之稅船護
送既云拘於事面則裨將中擇差假將使之代行似

好矣吏曹叅判金文淳曰稅船護送水使主管則
隨事盡心自有實效而如以體貌之有異數通之
可悶為慮則試令虞候未往舉行似合事宜至於
差出假將替當即臣之罪揆以事面極為苟且此
則恐不可為矣徐命善曰不煩更張最甚便宜都
不如屬之水使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以捨
戎廳通欠事被罪將臣皆已收叙則伊時管城將
不可罪同而罰異宜有一體蕩滌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左右相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性曰當初勘
罪既有差等將臣叙用時又有無於法之 教恐

管城將叙用
事

不必以罪同而罰異論惟在處分之如何矣右
議政李福源曰捨戎使與管城將事體本自不同
處分亦既有間恐不可以罪同罰異論矣上曰
以此以彼管城將三字法典既無昭載之文屬之
申令之前今番則蕩滌今後講定劃一之制俾無
眩於舉行之弊可也徐命善曰聞禮曹叅議柳義
養之言則謄錄校正事役浩繁以一即廳有難完
歇於時月之內今若加差數人合力為之則庶可
以速成而不必盡差禮即只當以軍脚仕進云如
此則事甚便宜自本曹擇其可合之人草記差下使

朝官應資人
依法典增秩

之着實舉行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年八
十曾經承旨叅議每入於歲首加資事載在法典
矣前知事申綱年踰九十前叅判金用謙年踰八
十而該曹踈漏尚不舉行云其在尊年之義宜有
增秩之典故敢達矣上曰依為之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捨戎廳餉還既無主
管之人及其犯罪又無一定之律故今番果不免
眩於舉行矣日前伏承 遜教退而與摠戎使諸
將臣商議停當此後則此漢糴糶不但管城所如

次對

北漢糴糶節目

三留營僧倉等處皆使管城將主管檢飭歲末磨勘亦令管城將舉行然後或有未捧則依續典倉庫條江都南北漢軍餉限內未畢捧經歷拿處虧欠則依典守穀物虧欠條七十石以上削職永不叙用四十石以上罷職十五石以上推考虛錄反作則依守令虛錄反作例徒三年定配五年禁錮檢戎使則限內未畢捧既有守臣罷職之律自當依此勘處至於虧欠虛錄反作雖無可據之律文京廳事面與外方道臣守令有異不可全然無罪比管城將減一等平倉如藩閫之營各庫總帥自為

各道都事變
通稟處

勾管而係是軍餉不可用營各庫勿論之規亦依此漢例減等照律監色庫子并令該廳從本律磨鍊成節目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因前正言李澤微所懷各道都事從長變通事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觀察營之設置都事如兵水營之設置虞候定其衙舍給其廩料蓋欲使之長在其官箇滿始歸而虞候則至于今行之如初都事則不肯率往往即逐送果如臺臣所謂閔伍苦客者此無他故也一則銓曹不能擇人久留官次不無許多弊端一則應下之廩料皆為本

官所用憚於割出必欲速歸今不須別般變通差
擬時必以曾經侍從或當為通清人各別慎擇下
去後盡推其廩料磨鍊以給毋令寄食本官則都
會殿最自有所掌之職責不可謂之閑位坐衙享廩
別成官居之貽樣不可謂之苦客此不過修明舊
規而無勢文官庶免區處之弊不緊虛啣可作樂
赴之窠為先以此意分付銓曹及諸道何如 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當開講之時經遠或在外
或帶劇務推移進奉每患苟艱云在外經遠及兵
曹判書鄭好仁刑曹判書徐有隣所帶經遠之任

并許遞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寫字官洪
聖源既自秋曹照律發配其承付司果所當減省
而係是四十額內減此一窠未滿元數移屬試才
窠以為勸獎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摠戎使李
昌運曰本廳餉穀之儲置山城專為保障軍需而
糴糶之際自有滲漉倉民得以聊賴其募民之方
莫過於此近來糴糶之法漸至解弛及秋捧糶之
難率由於不善分給之故而甚至於昨年而極矣
倉民浪散安集無期蓋此城將朝差暮遞不得久
任或分給而遞易或當糶而遞易知以非久移遷

管城將向中
軍無帶自僻
擇差專管餉
還事

幼學崔榮濠年三十三本慶州居巨濟

父學生 麟柱

祖學生 公範

曾祖學生 彥鎮

外祖學生 朴載永本密陽

初不由意致此糴糶之紊亂臣之愚見管城將勿以中軍例兼依南漢留營別將例毋論資級尊卑擇人自辟使之專意於城餉糴糶及守城之策而一年交遞以分給之人當其捧糶畢捧之前毋得遷轉亦拘解由則糴糶庶可精矣城解兇械之修繕禁養募民之道似必有效而事係官職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管城將分作別窠勿拘階梯惟以擇人為主使之專管一城之事而餉還未畢捧之前勿許遷轉周年交替解由拘碍則分給之精督納之勤者作已憂

必有實效其他城解軍物禁養募民等修飭之節亦皆委任責成則視諸中軍例兼時大有勝焉摠帥所達儘有意見依此施行恐為得宜矣左議政洪樂性曰領相所奏誠好臣則別無更達之事矣上曰依為之

二十五日次對入待

次對入待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也枚舉萬頃兼任金提郡守俞駿柱牒呈以為萬頃前前縣令李光彬身為官長全不檢察逋欠反作至於二千九百四十四石零之多而混錄

次對

萬頃欠逋事始
逋守令拿勘事

湖南新還磨
勘居末居二守
今依法典論罪

於新還未捧中其罪狀請令廟堂稟處矣三千
石虧欠在本邑是何等巨瘼而不惟不覺察而已
吏奴所逋乃敢混錄於民還未捧之中論其不法
自有當律萬頃前前縣令李光彬拿問嚴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
也以為辛丑条新還上幾皆磨勘而惟萬頃務安
獨未準捧居末萬頃前前縣令李光彬居二務安
前縣令李一曾罪狀令廟堂稟處為請矣居末萬
頃前前縣令李光彬所當待用刑決杖而光彬既
以反作逋欠方請拿處自在考律照勘中今此

關東驛弊稟
處

居末之罪更無可施居二務安前縣監李一曾依
法曲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祥
雲察訪張漢詰上疏三条驛弊消詳狀聞之意覆
啓行會矣即見江原監司金熹狀啓則以為銀溪
驛入居錢始自壬辰兵燹之後行之已久猝難變
通馬位田之未充數者以廢寺田屬公田充給載
在法曲而道內既無此等田則實無推移給代之
道至於保安驛立代事營下責應比他倍筵丁酉
令祥雲平陵各添助二百兩存本取殖今為一千
二百九十餘兩若使逐年添助則兩驛果有難支

之慮若使今年革罷則保安實無可堪之道限三年姑令兩驛依前添助并與原錢殖利搜穀以為入馬糧料之資甲辰以後則添助一款永為革罷事令廟堂稟處分付為請矣銀溪入居之規流來已久馬位充給之道推移無處此則自當勿論保安處在營下使役雖曰繁重他驛添助即諸道所無之例當初狷出乃未及深量之致然彼此事勢道臣既以遍問三年添助前期不至甚遠如果因此永除一驛之巨瘼則雖使加費不妨兩驛之共濟依杖請施行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

寧越還弊厘
正稟規

善曰即見江原監司金熹報備局辭緣則枚舉寧越府使魚錫定所報備論該府民少穀多之弊仍以為帖別備則四分三分給營還則盡分故民間所受過重專由於此帖別備限三千石營還限二千石移錄於常賑條使之半分其代則就常賑穀有裕邑相搜移錄皮唐木麥數甚夥然糴糶之間俱有弊端就分給中計除年前代捧條其餘依折半例皮唐二千二百五十二石搜作唐米木麥一千十五石搜作田米以除輸運往來之弊為辭矣寧越糴糶之弊屢經釐革尚未盡救不可無隨事

陵幸時後廂
大將變通

曲念之道况此兩名色之移錄兩種穀之搜米在
公不失元數在民不作實惠依所請施行之意分
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番陵幸時
訓局為先廂御營為後廂而訓御兩將以私義有所不
安云此雖過矣而當之子之心則無恠其如此矣
上曰禁將代領隨駕御將亦為代領留都可也徐
命善曰即見搃戎使日前次對時舉条則與筵奏
相左且無賜批之教而以依為之書出事欠詳
審極為未安搃戎使李昌運及當該承旨並從重
推考當該注書拿處何如上曰依為之是日

各軍門將校白
徒差出勿施稟
處

備邊司啓曰因前掌令李澤徵所啓各軍門將校
丁酉以後白徒差出者自廟堂查實草記事命
下矣查問于五軍門及龍席營則訓鍊都監以為
本局全以行伍陞差云禁衛營教鍊官金宗秀雖
有別武士假啣而不過一張傳令而已初無隨行
之事不可以陞差論御營廳教鍊官李時輔雖曰
前仕渠以罪人李禮輔之弟尚今留置於執事之
列極為可駭守禦廳教鍊官車信復雖曰代其父
之任而係是白徒搃戎廳教鍊官吳載麟童席營
教鍊官劉瓊鄭學基陳宜良俱以白徒差出矣各

軍門既以節目之未啓下姑循謬規不即厘改云則此與違越式令雖有間焉而違稟蒙允之後一循舊套無所矯革者殊甚未安違稟後以白徒差出之人一并不施李時輔一體汰去李時輔不即汰去之大將從重推考更令各該軍門取才差出事分付何如 答曰本事曾在丁酉年間違稟雖已蒙允節目則姑不啓下諸將臣之循私直差固甚萬萬寒心而此與違越式令不無間焉至於見差之將校于何有辜無端沙汰乎今番一併特為勿論此後俾為十分惕念節目頒布前几於聞散

窠雖非行伍必以前啣中曉暢軍旅人或間散中出入軍門人任用至於掖隸吏胥出身之干屬差除之弊最宜一切嚴防如是則公私自無相妨何憚而不為乎並令依此知悉末端事大將事何可責也此則自本司量處

承命獻議

議曰因前掌令李澤徵所啓圓點科一經講復設便否有收議之 命矣臣於此事稔知其無益而有害故前後違席屢陳其不可復設且於年前獻議時又以此仰復今於俯詢之下豈有他見蓋嚴

圓點科一經講
便否議

其規式則便一會講畧於音釋則無異照訖若其
專主文義之論則意非不美言非不是而做時不
如說時祛弊又當生弊向來之既行旋止亦豈無
所以而然哉且大小諸科皆不復講獨於圓點復
講恐不無班駁之歎臣意則終不見其復設之為
宜伏惟 上裁

二十六日旗軍洗馬後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春序過半諸道方伯
必多有發巡處今番幸行時若使撤歸則沿路弊
端亦不可不念在前或有違稟仍發之例今亦依

此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三十日隨 駕詣 元陵

是日備邊司啓曰即見東萊府使李秉模狀啓則
告慶大差倭匪久當為出來云京接慰官及差備
譯官等預為差出侍差倭出來狀聞即為下送事
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接慰官令該曹即為啓
下差備譯官亦令該院差出侍萊府狀聞上來
並即下去事分付何如 答曰允○三月初六日
備邊司啓曰即接成均館所報則今此 謁聖時
儒生試具本館需用無他推移之道自前朝家連

接慰官差出

謁聖時成均館
需用區劃

有物力添助之例趁即區劃以為及時措備之地
云矣潮考各年前例則多寡不一叅酌其間以兵
曹錢二百兩戶曹錢二百兩劃給之意分付何如
答曰允

三月初九日隨 駕詣泮宮○差謁聖文科讀卷官
初十日叅 親行聖廟酌獻禮○以試官入侍○與
諸大臣聯劄自引

是日 上命招入議政府錄事下教曰咫尺相望
之地有扶掖而行者極為寒心大臣既在董率之
地何不察飭此意徃傳諸大臣判府事鄭存謙領

以扶掖事有敬
教聯劄自引

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聯劄
自引曰伏以臣等俄於賀班退出之路錄事即官
次第來傳 下教誨責截嚴臣等竊不勝萬萬惶
懼臣等之平日所自勉只是敬謹二字而倉卒之
際不覺自陷於大戾 飭教之下置躬無地臣等
憤憤昏劣不能隨時董察管束徒隸 殿座通望
之地有此無嚴之事臣等不亟被重譴則將何以
肅班行而振紀綱使具僚知警乎總罷陪班聯陳
短劄伏乞 聖明遠降郵罰俾安私心千萬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愚事雖微細實闕紀綱烏

湖西關東加分
稟處

可無云云乎卿等之深以為引過當之甚矣卿等
安心勿辭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假注書
李顯道來宣○同日備邊司啓曰即見洪忠監司
李崇祐狀啓江原監司金憲狀啓則湖西以道內
還餉及舒川韓山濟民穀留庫中準五分一加分
為請關東以寧越等三邑外二十三邑留庫各穀
限四萬三千五百石加分為請而有草記稟處之
命民既願受穀又不敷則從便加分乃是不可已
之政并依狀請施行仍令道臣叅量緩急計較多
寡務從節約分排劃給後以其實數更為登聞之

次對

濟州御史別單
回啓

意分付兩道道臣何如 答曰允
十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頃因濟州御史朴天
衡別單諸条中可以厘革變通者令道臣論理啓
聞之意覆奏分付矣即見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
則貢米事以為本道入送歲為二百石而近因奴
婢耗縮貢米不足故或以均廳旬管米推移以送
或以高敞興德區劃以致遠輸之稽滯此後必以
附近邑從便劃送云陪持事以為道內各驛近甚
凋殘幾至絕站而今又拘本州狀啓轉付之規則

實有難支之慮且以本道事例言之狀啓或以京
房子或以驛急走專人直呈有異撥路之遞傳轉
付一欸有難徇行云羅舖事以為自今運米時必
以精實準斛者擇送自臣營發遣福裨眼同裝載毋
或如前作好事別為定式而至於涼臺八升之價
己丑節目米一石定以三兩涼臺一立定以一錢
六分以此折計則一立價為八升今若改定一斗
則涼價米直太不相當實遷還作宗有不足之患
云而并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貢米遠輸之弊
今既厘正可免耽羅間折之患永為定式毋或違

越之意更加申飭道內既無撥路替傳之規則轉
付一欸非所可論置之羅舖運米道臣既以送裨
裝發申明科条則自此庶無從中作奸之慮而涼
臺之不得增價事勢所拘果難變通依前節目施
行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前
東萊府使趙英鎮上疏回啓倭貢米手標買賣更
令新萊伯叅量便否論理陳聞後稟處事批下矣
即見東萊府使李秉模狀啓則備陳勒買之不足
慮偽標之無所售而質之以從必無憂結之以行
無不可仍請廟堂之稟旨分付矣既知其有利而

湖西年還作租
事及獲樹安
興貢津糶糶
分留稟地

無害且為災年聊賴之資則一切禁遏殊非為民
流遷之意而至於官府買賣則不但事面之不正
乘時權利亦不無害及民間之慮依初覆啓在民
則勿禁在官則嚴防事分付萊府何如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李崇祐狀啓也首以年
作租依昨年定式量其民戶穀摠而許之然後計
開數爰於分留狀為辭繼又盛陳獲樹安興貢津
三倉糶糶之弊仍以為獲樹則限二萬五千石留
置山城分糶近面而五千石依前日分俵例別儲
於遠面倉三萬以外則隨其漸加分送各邑安興

則依二留一分之規留其四千糶其二千通一境
分給而其外分糶各邑者永許仍留本邑依他分
留如獲樹之例貢津則以牙山分俵條還錄於本
倉通融計數折半分留而如非並軍餉狀請加分
之時則半留條毋得一石加分各邑分俵米七十
餘石仍置各邑半留半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矣以年作租事叅量民穀從便搜色既有昨年稟
定依狀請施行三倉分留事規模不一出納無常
吏有夤緣作奸之習民有轉輸貽弊之端今若依
此厘正同其式例吏儲留窠而分俵均則許多弊

源可期蘓革并許其所請仍令道臣成出節目以
為永久遵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諸道加分之請才以覆奏許施矣芻念半留所以
備荒也而為守令者或不深思遠念惟思快意優
分以至留庫之數大縮則前頭需用時其將何處
得來乎雖云秋成之間別無所用與其留置陳腐曷
若改色取耗然秋成之如意有未可預料苟或難
捧反貽民弊初不如搏節之為宜雖令道臣叅量
分排而道臣坐在裡許亦不無拘牽曲副之慮必
須細加斟酌務從裁損使留庫之數不至大縮事

分付諸道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揔戎使
李昌運本廳方有厘正事而所滯京兆不無相妨
之端左尹之任許遜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寧邊累易其代邑事之瘼曠夫馬之留滯已極
可悶新府使吳載熙若待其次第交龜始為赴任
則其間又將費了數朔且吳載熙陞資屬耳旋令
出宰殊非當初內遷之意寧邊府使吳載熙改差
勿論文武更為差出使之從速辭朝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鍾城府使崔台衡年近七十再
赴六鎮邊上獎邑其能銳意為治有未可必鍾城

善差

府使崔台衡改差令該曹更為擇差待下批其令不多日內辭朝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判書金華鎮刑曹判書李性源行副司直徐有隣備局堂上還差徐有隣仍察有司之任金華鎮徐有隣貢市堂上差下李性源海西句管徐有隣湖西句管漢城判尹鄭昌聖京畿句管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上曰依為之徐有寧一體差下可也

胥命

十五日因 筵教胥命金吾有勿待命之命是日入侍 上教曰向來謁聖時以大臣扶掖事

既下有教則大臣宜即待命而只以短劄塞責予甚慨然矣筵臣李時秀歸傳右相右相遂即通報于諸大臣諸大臣以為今雖後時既聞此教不可晏然遂相學胥命政院啓曰即者設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左設政洪樂性右設政李福源愚迷顛錯罪上添罪 筵教之下萬萬震懍走伏金吾恭竣嚴誅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來言判府事鄭存謙領設政徐命善左設政洪樂性右設政李福源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知道是

何舉措是何舉措凡在瞻聆孰不駭惑不料表正之地有此顛倒之事也目下元無事端大臣之忽地執以為引至又胥命金吾予誠莫曉其委折即令史官傳授命召安心勿待命之意傳諭細觀啓語似以筵教為嫌而所謂筵教未知何日何筵何等說話也既無文蹟之頒示必是史官之漏泄今日以前入侍注書一并令該府拿問得情以慰大臣之心以解中外之惑於是諸大臣各歸私次而右相以注書之拿問陳劄首宗 批曰筵話事卿既質言更何必持疑也在因注書方欲白放卿須

次對

安心勿辭云云

二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頃因統制使具明謙狀啓巨濟封山失火根因嚴查摘發依律重勘事覆啓分付矣即見其查啓則以為該邑居民朴命右李儉不金岩回等落火延燒之意既以納招依律重勘事論理巡營巨濟府使李達觀知情浦萬戶金廷竟方在待勘更不請勘栗浦權管李春瑞永登萬戶崔昌文各該監色山任等依啓下闕辭意待用刑嚴棍計料而加背梁萬戶金東臣今

巨濟封山失火
根因摘發重
勘事

軍餉捧唐守
令分揀事

已遞歸其勘罪一款請令廟堂稟處兩處山監山
直等一體待用刑從重嚴處為辭矣該府使諸過
將之拿勘雖以設賑之方張特命麥秋之遲待以
金東臣則遞歸邊將別無貽弊之端令該府拿問
照律其餘各山監直依狀請待用刑從重嚴處事
分付何如上曰下屬勘律事依為之守令邊將
一款已念窮春民事使之各自摘發以為贖罪之
地矣邑鎮所報既如此依初下教減等勘處後草
記可也徐命善曰此統制使具明謙狀啓也以為
軍餉居末金海府使趙堯居二固城縣令俞岳柱

北漢城餉果川
交河換倉事

居三鎮海縣令李瑄罪狀令廟堂稟處為請矣三
邑守令所當依法典勘罪而本道還餉居末以下
頃因特教既有分揀之命今不可異同一體分
揀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京
畿監司李亨達報備局辭緣則以為揔式廳軍餉
移轉果川則近於平倉而受來於北漢交河則近
於北漢而受來於平倉兩邑之捨近就遠俱非得
許夏以果川交河換倉分給為請矣餉穀之分受
一般而道里之遠近各異以此以彼事甚俱便依
所請許施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濟州貢馬載
運棗州船依
前為之

頃因濟州御史朴天衡別單歲貢馬載運時定送沿邑船隻便否商量論啓之意自司僕寺覆奏分付矣即見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則以為本道船隻極甚苟艱兩稅輸運惟待京江船隻又別歧舡運之役恐是行不得之政且慣習水路閑熟御馬莫如濟人則莫重貢獻付諸生手亦非万全之策莫若仍舊貫舉行之為便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辭矣覓舡之難固已料得而除弊島中貽害沿邑果如道臣所論依前以本州舡載運事分付濟州牧使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似聞關東

關東流散民安
集事

沿路多有流散之民而皆是淮陽金城之人云淮金之昨秋穡事如果大歉至於居民流散之境則初何不狀請設賑任他飢餓使不得莫居而亦不思安集之道乎守土之官按道之臣俱難免溺職之責而遠外事情有難料度為先分付道臣一邊安集其流民一邊馳聞其委折以為憑處之地何如 上曰設置方伯守宰而不能悉心周恤致使呼庚之類有此流離之苦聞極矜悶卿之所奏甚好依此即為行會道臣處目下民情為先舉實陳聞凡係安集賙飢之方亦須惕念為之事各別嚴

鎮川殊常人自
訓局捕捉該
道兵使罷職
營將守令拿問

成均館生劃應
辦令各主掌輪
回舉行事

飭可也徐命善曰鎮川有行止殊常之人所聞至
及於都下自訓局捕捉以來而地方官及兵使營
將則無所見白若謂之不知不聞則失職大矣若
謂之存而勿論則又不但失職而已以此以彼不
可無罪洪忠兵使元厚鎮罷職西原營將悶致協
鎮川縣監朴仁榮并拿聞嚴處何如上曰依為
之地方官營將先罷後拿可也徐命善曰因前大
司成趙尚鎮所啓館試應辦禮自養賢庫擔當私
行矣丁酉年式因居齋生之不願赴舉本庫亦免
應辦之役庚子自備局別單啓下生畫應辦使本

庫舉行支供凡節此諸館試不啻倍蓰未過三式
必至蕩竭生畫應辦使各主掌依前輪回舉行為
請而批旨有下廟堂從長稟處之命矣蓋此館
試既為居齋儒生設行而以其庫名養賢擔當應
辦此式年館試雖云停止增廣館試新有節目非
館試而不欲擔當不是異事而但再昨年備局別
單厘正時以其式年館試之姑停移付生畫一次
舉行矣到今並為全減而屬之各主掌則必不無
祕寬之端聞式年館試停止之後東堂二所移設
於泮中而所入物力較生畫頗減此館試相等云

巨濟松田失火
事守令邊將
勦處

館試未及復舊前東堂二所使卷賢庫依館試例
擔當舉行生畫及增廣館試使各主掌輪回舉行
則在本庫有觸減之患在各貢無偏苦之患以此
定或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同日備邊司啓
曰巨濟松田失火守令邊將減等勦處後草記事
命下矣取考庚申年本司回啓則凡有松田失火
處地方官勿罷决杖尤甚大段處拿問定配事定
奪矣巨濟府使李達觀知世浦萬戶金廷竜永登
萬戶崔昌文栗浦權管李春瑞令本道從重决棍
加背梁萬戶金東臣既以遞歸令該府决杖而并

關西加分稟處

待用刑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答曰允又啓曰即
見平安監司徐浩修狀啓則道內留庫穀限五萬
石特許加分為請而有今日內草記稟處之 命
矣諸道加分之請既已準許今於關西不可異同
依狀請許令加分另加撙節毋或濫費之意日前
才有違稟申飭着實舉行之意一體分付何如
答曰允

二十二日隨駕詣 景慕宮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日前禁旅事萬口驚
駭此不嚴徵則其將大闕後弊當初起鬧之人出

不勅禁旅之番
將別將拿問
兵判罷職

次對

海西加分稟

付攸司依律重勘入番殿將亦令該曹嚴處番將
之私施罰直別將之矇不覺察俱極寒心并令該
府拿問處之兵判則平日若能頻送摘奸整軟紀
律事之無嚴豈至於此而畢竟不得聞知亦是失
職合有警責兵曹判書鄭好仁罷職何如 上曰
依為之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時領訖政徐命善曰此黃河監司李敬
養狀啓也以窮春種糧之不足就留庫中限二萬
石加分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巡審歸路必有商

堤堰申飭事

動駕時上言
擊錚禁斷

量且於諸道既皆準許依所請施行樽節分排實
數登聞之意一體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雨澤久未浹洽此時預備之方莫緊於貯水
臣於歲初以堤堰申飭事陳達行會諸道尚無形
止之報來其不着意舉行可推而知摘奸備郎其
將不日發遣而姑以三五申令之意出舉条分付
俾無現發抵罪之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近來 動駕時上言擊錚極其紛紜民習之猥
濫誠可痛惡故臣於頃筵嘗有科治禁斷之請而
聖上為慮下情之不達勿令禁斷臣不敢更有所

籌差

陳矣及覽 國朝寶鑑伏讀 成廟朝下教若曰
駕前申訴愈益滋多此必官吏失於聽斷而然也
設官委任之意安在哉申飭諸司使聽訟之際毋
汨利慾毋怵威勢令民無冤枉臣於是始覺察民
隱平物情之盛意前聖後聖泐然相符而禁斷申
訴之要道宗亦莫過於此為先以此另飭中外詞
訟之官仰體 聖意同敢怠忽俾無如前瀆撓之
弊事出舉條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吏曹叅判鄭一祥行副司直金文淳備堂還差鄭
一祥關東甸管堂上金文淳堤堰堂上差下使之

內弓房所用黑
角事

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行戶曹判書金華鎮曰
向因內弓房手本弓角事有從長區處後草記之
命故取考文書則內弓房進排黑角價曾以倭銅
及鑠價劃給而數十年來生銅每致愆期貢價亦
未受出以至於數年無價進排之境貢人之稱寃
固已久矣若欲以本銀之價磨鍊則非渠所願欲
以市直計給則有違宓式迄今相持而且惠廳錢
督而姑不得捧出致使莫重造弓之需越限不進
排其在事體誠萬萬悚悶若不別般變通只論許

貸一節則非但事面之苟艱終歸姑息之科而目下經費不敷實無支繼之道闕西小米限二萬石劃給臣曹俾得以分等貢下而年例所納生銅自臣曹直捧發賣次次上下使之貿角進排則事甚便好日昨 慈中有所陳達而生銅從便區處然後可以繼給貢價故略成節目就議廟堂敢此仰達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前所持疑者以其貢價或有難繼之慮也及見節目則有長久分排之道若然則此是大變通大實政亦豈無大肆力之舉乎闕西小米二

李嘉燠事稟
慶

萬石許令劃給以為從便措置之地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昨日捕廳從事官來言囚供根因歸於李嘉燠而嘉燠今已身故其弟森燠適聞因事上京方欲自本廳發捕云然森燠既係士族則名不出於囚供而遽自捕廳發捕亦閔後弊且既有本道按查之 命則嘉燠既故之後必當推覈於其子若弟故本廳則使之姑勿發捕矣 上曰卿言是矣

二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頃因慶尚監司趙時

次對

俊上疏所陳多大浦倭舡燎望之弊通計知世等四浦改定瞭望境界便否問于該水使處論理啓聞之意覆奏分付矣即見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則以為統制使具明謙左水使具叙五俱以多大之獨自候望為莫大之弊今若使多大瞭望天城加德所漂之舡天城加德瞭望知世玉浦助羅所漂之舡知世玉浦助羅瞭望彌助項所漂之舡倭舡之同時出來分漂於天城加德知世浦助羅者自多大一體看瞭分漂於知世玉浦助羅彌助項者自天城加德亦為看瞭雖於定界之外踰越水

府過去其前者報其形止於該營則邊情可無疎虞之慮瞭探亦免差失之患云其所論列與臣賤見無異令廟堂稟處為請矣定界分瞭不但除弊於一鎮隨望輒報亦可取便於諸浦道帥臣之意既皆歸一依狀請施行仍令道臣徃復帥臣成節目詳立科條以為永久遵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在前則叅筵備堂雖非職掌所管亦多有奏事之人一經賓對舉條或至數十度近來則奏事之備堂絕無而董有不但 筵席之間寂寥無味而已多置備堂所以博採訐謨而空出

空入殊甚無謂此後則雖於職掌之外必使之隨其意見論難商確以復盛世之旧規何如 上曰所奏好矣另加申飭可也徐命善曰近來賓對始諫連不進叅揆以事體誠甚未安而司諸臺一并從重推考此後則各別申飭使之備員進叅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訟官將任俱是劇務一時兼帶自多相妨刑曹叅判李柱國今姑許遞何如上曰依為之

四月初二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備局有司堂上入侍假注書李敬裕來

關東暗行回啓

宣承 命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即見江原道暗行御史李夔狀啓則淮陽流民為一千九百七十六口金城流民為八百十二口金化流民為二百一口云身為字牧之官不體分憂之責立視顛連不思接濟者極為驚駭淮陽府使朴師崙則處分既下而金城縣令李義存金化縣令宋達淵亦不可不嚴勘并先罷後拿道內流民至於此多而道臣之一任守令不能察飭者殊欠委寄之意江原監司金熹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江原道暗行御史李夔狀啓則以為金城縣尤甚

無依之類一百九口分賑唐米四十四石十斗二
升以常賑穀磨鍊以給淮陽府賑民二百八十七
口分賑太四石二斗七升耳年五十石稷九十
四石二斗九升以帖別穀磨鍊以給金城縣還穀
留庫中二千三百六十六石淮陽府還穀留庫中
二千六百五十石朝令外又為分給賑穀之會減
還穀之加分并令廟堂速降指揮於道臣為辭矣
民情既如是切急則御史之便宜發倉或計等加
分或白給乾糧仰體朝家軫恤之意者殊甚得當
賑穀則依此數計減於會案加分則待秋成並耗

次對

濟州御史劄
收場橫等處
該收狀問回啓

會錄事分付關東道臣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前因濟州御史朴天
衡別單回啓針場橫等處斯速撤毀舉行形止使
之狀聞此後二場橫等處緇撤復否具由狀聞事
批下矣即見濟州牧使李文赫狀啓則馬政民情
之輕重便否初不仔細商量的確論列徒持兩端
語無歸屬看審之守臣模糊如此則遠外事情將
何以料度而決定乎該牧使從重推考可毀不可
毀之間更為指一狀聞事分付何如 上曰觀其

山馬監牧事

狀辭依違說去全欠別白焉有此等狀啓之體推考猶屬薄勘而更觀前頭當有處分姑先以此意自本寺嚴飭行會可也徐命善曰即見濟州牧使李文燦狀啓則山馬監牧官金商皓罷黜代金萬鎰子孫中幻學金秀璜依該寺事目自本州直為差定職帖下送事令本寺稟處為請矣金秀璜自本州既已擇定令該曹依例單望啓下後成送帖文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判義禁具善復方以濬川司事監董知義禁李性源本兵劇務自多相妨魚帶金吾并姑許遞何如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長湍府使有頃之代不可不急速差遣令該曹即為口傳擇差待下批仍令當日內辭朝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時守令不可許久曠官且邊地交符事係緊重未下直守令并令當日辭朝何如上曰依為之

初十日隨駕 詣永祐園○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曰日前權姓人上變事不可不與卿等相論處之故今日雖值齋戒特命次對者此也今年上變首尾相接而畢竟究覈都是虛謊雖在箴刑之時若不用法於此人恐無以息告訐而

次對

權姓人上變事

上下酬酢

定民心卿等之意何如領議政徐命善曰今番獄情極為嚴秘故臣等亦不能詳聞而俄見刑判於賓所從容叩問略得其梗槩矣此雖屋下私談而渠輩之眼蔑國家放恣無忌則極矣苟未其故皆由於國勢孤危之致渠輩若有一分人心敢肆凶言至此乎從古亂逆何限而臣之所憤惋痛心者尤在此輩矣仍流涕上曰卿心弱矣亦為愀然者久之徐命善曰權姓人非無識無賴之輩以能文譎稱塲屋故臣亦嘗見其面目其不狂易失性則的實矣假使其人終歸誣人之科亦宜一番對

質明其為誣然後始可正法且聞其言頗有条理似不至孟浪云今雖箴刑至於平問虛實則金吾秋曹一也揆以獄體臣等恐不可不一問矣上曰卿言是矣而方當踈滯決獄導迎和氣之時如或轉輾蔓衍逮捕四出則雖曰平問烏在箴刑之意乎左右相金吾備局諸堂以此力請設鞫上不從徐命善曰然則姑為移送金吾具格囚南間待用刑究覈處之似好矣上曰決案則當捧於金吾以此以彼勢將移送矣徐命善曰此北兵使李昇炳狀啓也即接沿邊大國人去來形止則安原

不為問情之所
邊將拿問

權管徐德麟乾原權管徐毅麟大國人之犯夜下
去宜乎問情而泯然看過狗三口中漏報二口者
事極踈忽當該兩權管為先罷黜其罪杖令攸司
稟處為請矣邊境詞察關係不輕昧然失報宜被
重勘安原權管徐德麟乾原權管徐毅麟令該府
處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京畿監司
李亨達之言向來所請加分穀近因還民之漸多
頗有不足之慮更得萬石則優加分排而煩不敢
狀請云當此麥嶺民間艱食其勢固然既聞之後
不可無緇給之道留庫中一萬石更許加分令道

京畿加分稟處

使臣叅宴例有
謝恩則冬至
使無帶事

臣叅量緩急從便措劃後以其實數登聞事分付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番節使之回事
臣叅宴事禮部咨文帶來矣使臣叅宴例有謝恩
以來頭節使伸謝之意令槐院為先換出回啓正
書安寶後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使之依例入
送鳳城節使既無謝恩則使名以冬至無謝恩使
差出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判尹鄭昌聖以搃管呈告留院矣政院以為既叅
次對之後呈告自在勿施中仍為還給云政院則
可謂得體而詞訟宿衛不無相妨鄭昌聖所帶搃

忝皮貢人事

管之任許遜何如 上曰依為之戶曹判書金華鎮曰因忝皮契貢人上言有戶判與該寺提調往復相訖停當決定之命矣太僕馬鞍所入忝皮貢人進排之際曾無弊端而以市民進排水牛皮等各種貿易之弊并入於以錢都下之中故渠輩稱冤如此而見今矯揉之道別無他策貿易諸種依定式舉行而忝皮一種使貢人如前進排事甚便好該寺提調今方入侍 下詢處之何如 上曰本寺提調之意何如司僕提調徐命善言 聖意曲軫貢瘼至有相議決定之教些少難便之端不

足計較而司僕既有造用之忝皮則捨置本寺之物種專使貢人進排殊非當初變通之意此後忝皮如或不足則移文戶曹取用於貢人恐以無妨矣 上曰依為之

承命獻議

議曰向來李孟專趙旅兩臣之 特賜贈謚實出於我 聖上樹風礪世之盛意今此未贈謚之四臣同志同傳并亨一院則凡係褒獎之典亦不宜或舉或否儀曹覆啓儘有意見伏惟 上裁

十五日差儒生 殿講考官○十六日以試官入侍

李孟專趙旅
贈謚議

請權昭移送
金吾劄

十八日上劄請罪人權昭移送金吾

領議政徐命善左叅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罪人權昭
牢因刑曹之 命臣以竊以為不然也日前賓達
臣等以不可不一番鞫問之意反復仰陳雖未蒙
許可之音既伏承移送之 教故臣等姑且忍憤
俟時以為稟請究竟之計矣今乃不允該曹之啓
有此仍囚之 命夫用刑盤詰今時不可則牢囚
犴狴彼此何間而但不道之罪異於雜犯署獄之
體輕於王府何可以姑不設鞫之故乃與輕囚混

處以致傷事面而乖國法也執尤况渠果誣人則
渠當服大逆之律苟或不然亦當因渠而覈得大
逆之徒以洩神人之憤願其關係非比尋常王府
之處重囚則自有其規而至於署獄淺露殊甚防
制不嚴又安知無萬一意外之慮乎伏乞 聖明
更加三思函令王府具格拿囚以為嚴懲討重獄
體之道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一妖囚之
移囚王府非可持難者而抑有容且之端焉王府
事體自別移囚而不問不問而待時恐為後日之
弊矣至又軍兵露處圍囚之勞貢人許久供饋之

次對

被燒恤典稟

苦莫曰細節之細節亦屬當念處卿等若以署獄
為踈虞則還付捕廳嚴加牢囚綽有可做之例方欲
以此分付矣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時
任諸大臣假注書李顯道來宣

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因開城留守鄭昌聖
杖啓本府被燒民家即令廟堂元恤典外蠲恤之
政別般講究指一稟處事 命下矣燒燼人家不
滿百戶而惻怛綵綸至於十行此實出於重古都
恤災民之 盛意臣竊欽仰參考西北之近例酌

嶺南八邑還穀
從使移送事

量本府之舊規元恤典外每戶各會付穀一石折
米題給一年身役許令蠲停其餘結搆莫接之方
依 聖教另加助力俾無棲遑失所之患仍令守
臣聚會民戶宣布 聖德然後舉行形止使之狀
聞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慶尚監司
趙時俊陳弊上疏咸安等八邑年還限五萬石以
錢代捧毋論年與租從便移送於穀少邑事覆啓
行會矣伊後更無皂白未知有何不便之端否見
今麥秋不遠糴糶之政正當其節如有可以矯揉
之道探問列邑採取民情指一狀聞劃即爰通事

嶺南牙兵代頃

束伍揆定事

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慶尚監司趙時俊上疏牙兵代頃束伍揆定事從長商確論理啓聞之意覆啓分付矣即見其狀啓則以為牙兵填頃付諸該邑使之主管一依束伍軍之制牙兵之不滿十數者移附成隊邑以束伍增減揆代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軍兵代頃自有定規一任書記之操縱宗為本道之規例自今為始各付其所在邑代頃則主管修案操鍊則一體領付以為矯正奸弊之道至於未成一隊之邑零瑣之額領付有弊彼此之役苦歇無異揆代束伍儘是兩便

揆我廳半留
穀加分事

之政并依杖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昨日 傳教之後職在三司者宜有爭覆而不聽兩日寂無一言至於在直儒臣亦不過因講筵略略塞責既曰蓬獄懲討寧有如許事體三司諸臣一并削職何如 上曰雖未知委折之如何卿之所奏不過體例間申飭依為之揆我使李昌運曰本廳餉穀還分法自前有謬例每以各年停捧条及各處貸下與時在石數合計半分歲以為常矣今年則別為定式只以庫在實數半留半分故所分之數比前半減方當近幾麥事不登窮春農

民之曾不願受者十百為群來訴願受可知其民情之切急而且念耗帑既不足於經用就其留庫中限三分一加分則民憂可紓經用少補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既有願受之民則雖使加分似不如前此保還之難捧依所請許施恐無妨矣左議政洪樂性曰今此願受者皆是有土農民則恐無難捧之慮依所請許施似好矣右議政李福源曰俄在賓廳臣亦聞摠戎使之言事勢似然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隨 駕詣 景慕宮○二十五日次對入

次對

漂艇放送事
三邊將拿問

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東萊府使李秉模狀啓也以朝倭不辨艇一隻漂來于智島前洋下碇浮留而弥助頂僉使赤梁留鎮將蛇梁萬戶同為守護矣倭人等以斧刀斷絕繫索順風掛帆直向大洋而去三鎮邊將以領曳護送之任既往倭艇所留處不得挽執致此放送而還者萬萬駭然其罪狀令依司稟處為請矣彼雖以免罪之計抵死逃去我當以違法之意撻理牢執而今乃任他徑歸憮然還鎮者誠甚駭然其在重邊情之道不

漂到倭船問
情疎漏事監
司推考水虞
侯地方官拿問

可以統帥請罷仍為磨勘彌助項前僉使金喆勳
蛇島前萬戶異景基并令該府拿問處之赤梁留
鎮將則不過該鎮將校令統制使待用刑從重決
棍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興陽漂
到倭船之問情極其疎漏雖以兵水使狀啓觀之
應問之例条亦多闕遺不鮮語之譯學固不足責
而地方官及問情差負亦不可恕視而無所提飭
乎揆以邊情殊甚駭然至於修啓時問情疎漏處
兵水使則據例枚舉而監司則猶有未盡照察者
全羅監司朴祐源推考問情差使負左水虞候許

水原軍餉米
太加分事

旆地方官興陽縣監林濟遠并拿問處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水原府使閔鍾顯報
備局辭緣則以為麥農未克失稔民間形勢極其
艱窘本府軍餉米太留庫中限三分二特許加分
為請矣軍餉雖曰體重民情亦不可不念留庫中
米太三分一許令加分以為助給農糧着案勸課
之地何如 上曰限折半特令加分可也徐命善
曰昨日捕將使從事官言送於臣曰罪人權賠一
自移因本廳之後撞觸墻壁全廢食飲必欲尋死
本廳無枷杻之法將無以防制云此與等閒罪人

罪人權賠事
酬酢

有異則不必拘於該廳之規而任其踈忽故使之
嚴加枷杻着實着護而姑未鞫問不得覈宗故與
之識面知名者舉懷疑惧之心云誠亦可悶矣
上曰當初供辭至凶極慘秋堂亦不忍傳道故予
亦初不索問而大抵初則曰告變而旋即以誣人
自服似不可責之以常性之人既不拈出人姓名
又不指的人事端初既甚謊張末又無摸捉則特
以文案之未出事情之未悉而徑自煽動舉懷疑
惧者豈不恠訝乎向日傳教中綱打云云非謂某
某人出於招辭也蓋其自來之趣向似無所定平

日之怨忤又復不小做出岡惻之凶言作為驅人
之陰計乘機投隙欲快其旨意之所在則蓋謂渠
之設心造謀在於綱打云爾非謂真有某某人在
於其中設令有人名出因招事係當問者朝廷必
當一一覈實卞別玉石有罪無罪自可昭雪必不
置人於黜昧之科何況初無污蠱之事有何明釋
之端乎外間之人不知裡面徒聞訛傳先出恐動
之心致此繹騷之患獄案體重雖不得頒示而渠
既以誣人自服方欲待時而正法則其無可覈之
實可卞之事於此而尤可知矣今若疑惧於無實

之招恐動於訛傳之語紛紛擾擾靡所底定則是自陷於渠之凶計也豈不萬萬不可乎挽近以來人心不古世道日下搆人之心漸滋上變之事不實已無足憑信而丙丁以來亂蓬層生每念巨室之多傷特飭獄事之平反或恐一人之踰濫必欲世臣之全保者即予夙宵苦心也凶逆如丙丁之類而予意猶如此則况以無根不實之言遽疑一邉之人乎卿等何不以此等事狀明白洞諭以為消融之地也願今要道莫過於全保臣隣鎮安人心以為連續景命之道而恠鬼疊出致令人心無

安定之時尤可痛惡如權晤之類別無更問者究厥情狀快正王法是所謂以生道殺人自當待用刑捧結案而置辟姑令牢囚可也 二十七日備邉司啓曰因 傳教農形狀聞之專次別白惟事彌縫委折叢闕查問於黃海監司李敬養處矣即見其所報則以為十三日之雨幸得於渴望之餘田種各穀庶有蘊醒之望水田已付種者亦皆立苗列邑之報別無異同故矇然修啓未克踈忽昏錯之科惶隕震越伏地待罪云雨澤農形勿循常規一依邑報仔細陳聞之意前後 飭教不啻丁寧

次對

海西兵營穀

加分事

三十日次對入侍

則既任分憂之責莫重登聞之啓不能詳悉彙列全用循例溢辭惟以弥縫為事至有查問之命而今此查報又欠別白其在事體萬萬寒心黃海監司李敬養從重推考何如 荅曰允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黃海兵使李潤慶報備局辭緣則以為本營所在司勾管大米半留者為三百七十六石小米半留者為三百三十五石此與元軍餉有間而今當麥事之未登許多營屬之接濟他無拮据之策以留庫彙盡為分給

內需司米

糶賣後廩

人藏穀事

待秋成還捧為請矣穀無閑緊數亦零瑣依所報許令加分以為及時賙救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我 聖上特軫麥嶺之艱食或慮米直之高騰盡發內司米四千餘石減價許賣又自惠廳貢米二萬餘石前期預下旬日之間散米於民間者幾至三萬餘石人皆謂既有此莫大之惠政則米直必當頓減而聞諸市上依舊踊貴以無其效云此必是廩人輩深藏不出觀望待時之致因廩人網利之計使惠澤不究小民受害者豈不切痛頃於賓筵平市提調親承 聖教而不能檢

兵判許通

飭殊甚未安推孝警責更令京兆平市為先摘發其都賈之類移法司嚴治頻頻操節俾無如前之弊事出舉彖申飭何如 上曰賈遷之際價本之隨時高下不是畢事且聞散賣或給貢之後米直不無稍低云爾則移法司直令嚴法重繩反恐為弊以此意令該署提調知悉徐命善曰南漢城役方張且有查覈之事廣州府尹待 下批令該曹口傳啓下使之當日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兵曹判書李性源適有病故不得登筵而聞其意必欲一遞云蓋連三次都政已是罕有之

例而今又政月漸近不欲更為冒當亦非異事此等倚任之臣宜有體諒之道兵曹判書李性源今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吏曹判書李命植曰吏曹正郎金載瓚以刊汰被 譴矣刊汰既無律名不知以何罪施行雖於歲抄之時眩於舉行不可無一番稟定之事矣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宜有一番定式矣徐命善曰如刊削刊版皆歸重於下字獨於刊汰何必兩字者乎臣意則只以汰去施行似好矣左議政洪樂性曰果如領相所奏隨時從下字施行似好矣右叢政李福源曰臣意亦

景慕宮受誓
戒合行與否議

與領相所奏同矣 上曰依卿等言定式可也徐
命善曰備局膳錄方今着實抄出而句管堂上金
魯鎮徐有隣所帶金吾搃管俱是劇務不無相妨
之端并姑許遞何如 上曰依為之

承命獻議

議曰因宗臣陳章以 景慕宮受誓戒合行與否
伏承問議之 命臣素昧禮文雖於尋常儀節亦
未能辨論况此莫重祀典尤何敢臆對第議者之
言曰 皇朝禮 國朝禮非 宗社大祭無誓戒
此言恐似不然恭惟戒 殿下以篤至之孝盡精

微之學參酌隆殺攷定儀文既成宮園儀視 宗
廟降一等 廟享之樂九成而 宮享之樂三成
廟享之肆儀前三日行於政府而 宮享之肆儀
前一日行於享所其用樂也肆儀也同而所不同
者九成三成之多小三日一日之遠近也然則所
以致謹於隆殺之節者不在乎名物而在乎度數
之間也明矣今此誓戒不過整飭執事各揚其職
則其為禮未必重且大於樂與肆儀而獨以為不
可行者果何所據乎 廟享齋七日故行於七日
之前而 宮享齋五日故今亦進而行之於五日

之前則其與樂之九成三成肆儀之三日一日同其意也又何疑歟至若 皇朝 國朝曾無可以旁擬於本 宮祀享之禮者則禮書中 宗社外無警戒處亦固也然臣膚淺之見又非考據之言更令儒臣博攷典禮商確稟處區區之望也伏惟上裁 答曰宗臣疏語決知其無稽然予於禮書素蔑識解又如王朝典章尤無研究難以已見遽尔臆斷不得已有遍議諸大臣之命大抵禮與其汰裁之嫌曷若寧儉之為愈此義較然如執左契官園儀一書卽小子泣血揆次者也惟其斟酌損

益之際煞費許多商量原書中宏綱細目非敢曰盡合天理第念天理人情不甚相遠以是竊自附於緣情制禮之義妄加勘定書既成予又看閱屢回自謂于心曰此書毫釐加減不得云爾誠不料宗臣之有此言也觀此獻議大體所見與予意別無異同豈非所謂無容更議者耶此草記置之可也



